

## 第十九章 期货风暴

亨利颠地的马车离开宝顺洋行所在的黄浦滩路，驶向一年后将改名为九江路的纤道路。名为“驶”，实为“移”，因为一路上到处都在拆除租给华人的木板房，马车必须在拆建的废料堆和拆建工人之间艰难地穿行。宝顺洋行的马车，帷窗绿漆铜把手，是公共租界里少数几辆豪华的四驾四轮马车之一，和沙逊洋行大班索罗门沙逊的四驾四轮马车相比，颠地的马车由四匹黑色的英伦骏马拉着，每匹马的马耳套着鲜艳夺目的腓红衣纱织就的帽饰。腓红衣纱是一种昂贵的英格兰呢绒，在颠地家族英格兰老家西摩兰郡，有一间富有历史意义的劳塞城堡，城堡墙壁上的壁毯就是用这种呢绒做的。颠地家族不仅用这种呢绒做车上的帽饰，还把类似的花纹印在家族拥有的赛马马衣上，就像赛马场上的劲敌仪和洋行的嘉典家族，用苏格兰高地花呢格纹印在嘉典家族的赛马马衣上一样。各自炫耀家乡的文化。

此刻，坐在马车里的亨利颠地，并没有心思为最近颠地家族的赛马队在香港和嘉典家族的赛马队竞赛的输赢而操心。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颠地满脑布满阴云，云间的每一丝缝隙里随时都会擦出骇人的闪电火花。对这件集资50万英镑投资棉花期货的生意，颠地原本的计划是宝顺洋行和仪和洋行各入股12万5千英镑，余下25万英镑由五家洋资银行分摊，各家入股5万英镑。但是，仪和洋行凯塞克大班的谢绝加入，使颠地不得不扛下剩余的12万5千英镑股权，造成宝顺洋行在这件投资案里总共投入25万英镑。这是至今为止亨利颠地做过的最大一笔投资，突然之间因《伦敦邮报》上的一则消息，由一个月前的稳操胜券，变得乌云笼罩。当乌云散开时，露出的真相会长得多么可怕呢？

宝顺洋行是颠地家族在上海租界的企业，但是账面上是独立的机构。抽去25万英镑，

几乎榨干了宝顺洋行所有的流动资金。更要命的是，为了筹集现金，买下凯塞克大班不愿碰的12万5千英镑股权，颠地不得不把宝顺洋行在外滩码头边上最值钱的地产抵押出去。如有差错，就好比把皇冠上的钻石埋入烂泥，再也挖不出来。亨利颠地想到资产超过80万英镑的堂兄约翰颠地，又想到颠地洋行成员弗兰西斯巩尼，即将成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首任主席。这些在香港的至亲或同僚，需要的时候会伸出手来，拉自己一把吗？

马车终于驶入纤道路。这里犹如伦敦舰队街的缩影，集中了公共租界里所有的银行。它们是：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汇隆，利升，珂加利，汇川，利生，德华，利华，和汇丰（筹备中）。颠地的马车驶过丽如银行的正门，继续往前二十步，在边门前停下。一个皮靴擦得非常亮，戴着白手套和黑白条纹领结的孟买门房，从边门出来，拉开马车的车门，请颠地下车，然后通过冠有丽如银行徽记的镂花铁质边门，带引颠地进入直达银行正厅的后花园。

后花园宽约20米，长约30米。修成“之”字形的铺石子小径，使花园显得长了一倍。小径的一边是爬满常春藤的银行建筑，在建筑和小径之间，长着三十来株玫瑰花，时值深秋，浓密绿叶拥抱着玫瑰开得并不茂盛，但却芳香袭人。小径的另一边，修剪整齐半人腰高的冬青灌木丛后，湿润的黑泥土上长着无花果树，枇杷树，和一排松树。高大的松树像武士，展开双臂，将丽如银行的后花园和邻居隔开。

鉴于颠地的贵宾身份，孟买门房没有把颠地直接带入顾客来来往往的正厅。和正厅相连有一排玻璃门，那里的最后两扇门直接开向通往二楼的楼梯。孟买门房带颠地踏上从后花园到玻璃门的三级台阶，穿过玻璃门，登上楼梯，来到二楼。二楼的走廊，每隔十步，有一只高腰瓷器花瓶，花瓶固定在红木架子里，不会因人们来往走动的脚步有丝毫晃动。走廊的尽头特别暗，孟买门房停下脚步，轻敲走廊里的最后一扇大门。

“请进。”

孟买门房戴白手套的手，开门，请颠地进门，然后在颠地的身后把门小心翼翼地关上。

“下午好，大班，”里德律师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口气亲切地问候颠地。律师穿着领口镶边的宝蓝色西装，胸前一排镀金纽扣，一件羊毛背心，紧裤管的末端有吊带，扣在皮鞋底上。肤色黝黑的他，很难看出脸色是否隐藏任何不安。

但是，颠地的心思却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阴云挂在双眉之间，招牌式的笑容和酒窝影迹全无。透过打开的百页窗，部分被攀爬的常青藤挡住的阳光，斑斑驳驳地照着他宽阔的双肩和明亮的蓝眼睛，严厉而不信任的目光盯着里德。

“老实告诉我，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颠地掏出《伦敦邮报》，扔在律师的办公桌上。

”这份报纸我已经看过了，“里德站着，郑重其事地拿起报纸，扫看了一下日期，”大班，您请坐。“

”为什么你们的电报说亚特兰太城下，‘北军大败’？《伦敦邮报》上说‘北军大胜’？究竟是胜？还是败？”颠地没有坐下，从桌上捡回报纸。

”大班，请看这个，“里德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张印有东番汇理银行徽章的信封，越过狮爪脚形的宽大办公桌，递给颠地，然后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颠地神情勉强地在办公桌对面的大皮圈椅里坐下，从信封里抽出一封信。信有两页。第一页是这样写的：“一个月前发出的电报，因海底电缆性能不稳，漏发两个字。原文全文应为‘9月2日，谢尔曼北军在亚特兰太城外大战南军。战斗结果，北军大败南军。’漏发的是最后两个字’南军‘。”

颠地心里咒骂：这些走私贩子，该下十八层地狱。

第二页是这样写的：“北军大胜的消息传出后，棉花期货价格已跌去三分之二。”

颠地的手微微发抖。

”大班，还好吧？要不要喝点酒，我这里有。。。“里德问，口气异常关切。

”不必了！”颠地厉声喝断律师的客套。“我要撤资！我要解散财团！”

”大班，请相信，此刻我的心情跟您一样沉重。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离谱，不过，现在撤资可能不是时候。”

”为什麼？难道东番汇理银行想违约赖账？”

”不，不，不是这样的。此时此刻，东番汇理银行和大班的利害关系一致。我有一些想法，站在大班的立场上为大班解套。我相信，我们现在还是喝点酒，边喝边聊，您看怎么样？”

听到里德的话里透着希望，颠地脸上密集的黑云略有减退。善于鉴貌辨色的律师离开办公桌，打开玻璃酒柜，替自己和大班斟了两杯威士忌。

”大班，现在撤资，太吃亏了，”里德把威士忌递给颠地。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张当时很时髦的由在香港的影楼（照相馆）所拍的照片。其中有维多利亚港全景，和里德在香港赛马场上的便装照。里德端着酒，没有回到办公桌，站在赛马场的照片下，向颠地说：

”由于北军在亚特兰大大败南军，人人看好美洲棉花畅销英国的前景，所以利物浦交易所里的棉花期货大跌特跌。如果大班现在要撤资，鄙银行为了遵守合同，绝对会照大班的意思办，也就是在价钱最低的时候，忍痛卖出所投资的全部棉花期货。但是，我们因为电报不准，过早买入期货已经铸成大错，然后，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抛出全部期货，不是错上加错吗？大班真要这么做，太吃亏了，请大班好好想一想。请相信我，鄙行和宝顺洋行合作多年，交情菲浅。请看这张照片，1856年我在香港赛马场代表鄙行祝贺颠地洋行的‘寻金者’赢得家乡杯马赛。”里德指了指墙上的赛马场照片。

颠地对律师套交情的最后一番话根本无动于衷。商场上哪有交情可言？这个出身在孟买的里德，在东番汇理银行，从法律顾问干起，好不容易升入董事会，跨行当了投资顾

问,他怎么可能把宝顺洋行的利益看得和东番汇理银行的利益一样重要呢?不过平心而论,律师对是否现在该抛净棉花期货的意见,不无道理。

”里德律师,难道你觉得棉花期货还会回涨?“

”总的趋势是跌。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更有可能的是,南军还会打些小胜仗,到那个时候,棉花期货会稍稍回涨。“

”你的意见值得考虑,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早点把棉花期货抛出去,“颠地脸上仍未出现笑容和酒窝,“里德律师,这次,宝顺洋行的现金全给套住了。“

”如果大班有现金周转的需要,鄙行随时愿意帮忙,“里德觉得和大班发生语言冲突的最坏时刻已经过去。

”宝顺不想负新的债务。“

”那么,容许我以私人身份,介绍大班试一下英国沃伦格尼银行。“

”英国沃伦格尼银行?我听说过这家银行,但是从未同它打过交道。你能介绍一下这家银行的情况吗?“

”英国沃伦格尼银行,是银行中的银行,只有存户,没有贷户。连它在伦敦的地址都跟别的银行不一样,不在舰队街,而是在伦巴第街。沃伦格尼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收购中长期尚未到期的欠款。“

”他们如何收购?“颠地急切地问。

”打个比方,鄙行在3个月前向宝顺洋行借1万英镑,7厘利率,一年后归还。对宝顺洋行来讲,这就是一笔尚未到期的欠款。在下面的9个月里,如果宝顺洋行需要现款的话,宝顺洋行可以将这笔欠款按9折,卖给沃伦格尼银行,得到9000英镑。当欠款到期时,沃伦格尼银行就会到鄙行收取本金1万英镑和7厘利率。离欠款到期的日期越近,沃伦格尼银行给的折扣越轻,离欠款到期的日期越远,折扣越重。“

”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家银行,“颠地脸上的乌云散去。

是的，宝顺洋行为了招揽生丝茶叶的生意，向客户放出很多贷款。这些贷款都尚未到期，如果能把这些贷款在到期之前卖给沃伦格尼银行，宝顺洋行的现金周转就没有问题了，再也不必急急忙忙在价钱最差的时候忍痛抛售棉花期货。

“鄙行随时可以为宝顺洋行向沃伦格尼银行出售欠款提供方便，”里德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有银行徽记的空白信封和一张信纸，用鹅毛笔工工正正地在信封中央写上地址：伦敦伦巴第大街65号沃伦格尼银行总经理办公室。然后，略加思索，在信纸上写下短短的三行字。

“大班，这是为宝顺洋行专用的，请过目。如果措辞不当，请吩咐怎样重写，”里德把信递给颠地。

颠地看信后，很满意信里的措辞：“总经理台鉴，兹介绍上海宝顺洋行向贵行接洽出售欠款一事。宝顺洋行系远东颠地家族企业，实力雄厚，信誉昭著，长期为鄙行贵宾顾客。希贵行同样以贵宾顾客礼遇宝顺洋行。”

“请盖章好了，”颠地把信还给里德。

里德接过信，从桌上一只雕花精致的银盒里取出水晶印鉴，在信的落款处盖上带有自己银行头衔的印记。”大班，凭这封信，沃伦格尼银行的巨大金库随时为您打开。对了，要不要再来一杯威士忌？贵府用什麼新的马匹参加今年香港的家乡杯马赛？”

颠地没有兴趣和里德饮酒聊赛马经。他拿着里德给沃伦格尼银行的介绍信，离开丽如银行。他原本想去拜访座落在同一条街上的一起投资棉花期货的银行经理们，和他们沟通暂时不抛售亏本期货的决定。但是现在他打消这个主意，宝顺洋行是这个财团的最大股东，宝顺的决定，就是财团的决定，以后有的是时间跟财团其他成员打招呼。当务之急是要稳住宝顺洋行自身的财务状况。他打算马上向沃伦格尼银行打折出售宝顺洋行放出去的贷款，是为了不必需要流动资金，而在恐慌中抛售棉花期货。在这个时候抛售棉花期货，就是认输。认输是亨利颠地接受不了的。他的家族血液里没有认输的血球。当年魔鬼林（林

则徐)在虎门几乎烧了家族的全部鸦片,要不是大家长兰士禄颠地躲过魔鬼林的搜捕,回到英国,和仪和洋行的嘉典先生,不屈不饶,游说议员,在英国国会以极微弱的多数票,通过出兵中国的决议,打胜第一次鸦片战争,赢得赔款,那里还有今天”实力雄厚,信誉昭著”的宝顺洋行?和虎门焚烟相比,这次棉花期货的亏损,危机程度低的多,自己决无理由轻易认输。

但是,亨利颠地是一个现实的生意人,他不会让任何感情用事主宰生意上的决策。他需要有人替自己做一个客观的风险评估。他想起了乔治高易。这个苏格兰律师博学多才,聪明务实,在公共租界连连成功地搞定一些麻烦的案子,尽管没听说过他有什麼投资期货的经验,但是聪明的人,一点就通,他是一个值得去咨询的人。于是,颠地吩咐车夫,去“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

由于生意兴隆,高易的事务所虽然还在江西路原先那间从前的仓库进货室里,但是已门庭改换,装潢一新。从大门进入走廊,所有的门户都改用雕花的结实橡木,再也听不到开关门时那种门与门框之间的呻吟。走廊一边的大玻璃窗前的百页窗,涂着典雅的棕色油漆,没有一片脱落的百页。原先兼用的厨房和盥洗室,现已分开,地上都铺着整齐的瓷砖。此外地面,蜡刻打得暗暗发光的柚木地板取代了原先的劣木。走廊里候客的丝绒沙发套着浆洗洁白的蕾丝臂套,沙发前仿古的矮脚茶几上放着海螺做成的烟灰缸和水晶花瓶,花瓶里插满当季鲜花。镶柚木护壁板的墙上,再也看不到因没有粉刷露出的裂缝。大门入口处的护壁板上嵌着一面大镜子,镜子前站着躯干粗壮的衣帽架,供来客整顿衣冠,镜子的反光使走廊显的更宽更长。

颠地坐在沙发上等了半个小时,由穿着黑衣黑皮鞋白领结的男跟班,带入高易的会议室。

“对不起,颠地大班,让您久等了,”高易礼貌地说。他身后的墙上,除了从开业那天起就挂在那里的三个装文凭执照的金边玻璃框架,增添了各种租界社团赠送的道谢奖

状，其中包括工部局和大英领事馆，感谢高易的各种服务。

“不，大律师，我感到很运气，等半个小时您就有空见我了，”颠地的脸上堆起招牌的笑容和酒窝。

“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效劳？”高易问。他不知道颠地今天是为了工部局的公事，还是宝顺洋行的私事，来找自己的。

“宝顺洋行有点急事，所以没有预约我就上门前来请教，”颠地开门见山，解答了高易的第一个疑问。然后，颠地把如何因东番汇理银行介绍的走私贩子的电报，决定和东番汇理银行合伙投资棉花期货，到如何因电报出错，投资亏损，为了不错上加错，暂缓抛售期货，最后决定向沃伦格尼银行出售欠款，一五一十告诉高易。

“高易律师，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想请您作一个风险评估，”颠地把对律师的要求，当做结束语。

高易思索了一下，然后咧开嘴角，微微露出金黄短须下的洁白牙齿，笑着说：“我不懂军事，本事务所在美国前线也没有情报员，我无法猜测战场上的变化。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免于从无知到无能。”

“什么方法？”

”罗列法。就是把各种可能，当作有同等机会发生的事件，一一列出来。对于棉花期货的今后趋势，有四种可能：大涨，小涨，小跌，大跌。对于如何会产生这四种可能的原因，我们不做探讨，因为我们都不懂军事。让我们把棉花期货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为起点，推断各种不同的结果，列成一份清单。在清单上，找出宝顺洋行的风险处境。这样的话，我们既不会漏掉什么，也不用对一无所知的前方军事，做自作聪明的估计。”

颠地点头，表示赞同这种方法。

高易从会议桌上的金属架内抽出一叠白纸，放在会议桌上，用鹅毛笔往铜墨水瓶里沾了一下，在白纸上写下一个罗马字”1“，然后开始罗列各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棉花期货大涨，宝顺洋行拿回投资，安然度过难关，现在您向沃伦格尼银行出售欠款，稳定洋行现金流通，正是迎合这种结果的最佳决定，所以风险为零。我在这一栏里记下一个阿拉伯字‘0’。

”第二种可能：棉花期货小涨，宝顺洋行在目前掉价三分之二的的基础上，减少损失，依靠沃伦格尼银行的钱，撑到最终拿回比如说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的投资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请问大班，宝顺洋行能接受的了吗？”

”如果，宝顺最终拿回二分之一的投资，那么宝顺有可能沦为二等洋行，因为宝顺从此再无能力参与大规模的生意。”颠地回答。

”这样看来，出现第二种可能的话，具有打击宝顺洋行现状的一定风险。我想把风险定为百分之二十五，您同意吗？”

颠地点头。高易在罗马字”2“字后面写上阿拉伯字”25“。

”第三种可能：棉花期货小跌，宝顺洋行在目前掉价三分之二的的基础上，进一步亏损，最终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宝顺洋行能接受的了吗？”

”那样的话，宝顺洋行将铁定沦为二等洋行甚至三等洋行。”

”把风险定为百分之七十，您同意吗？”

”同意。”

高易在罗马字“3”后面写上阿拉伯字“70”。

”第四种可能：棉花期货大跌，宝顺依靠沃伦格尼银行的钱苦撑，最终拿回十分之一以下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宝顺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破产，”颠地的声音很低。

高易在罗马字“4”后面写上阿拉伯字“100”。

“好吧，风险清单完成了。大班，让我们回过头来检查一下，针对各项风险，您采取了什麼相应的措施。喔，请等一下，。。。 ”

敲门声打断高易的说话。

男跟班用银盘托着一张纸条进来，交给高易。纸条是总文案容嘉树写的，请高易去隔壁资料室在两份即将发出的权柄单上签字。权柄单是替仪和总买办唐廷枢办理永租租界土地的文件，除了权柄单，还需要向领事馆土地股申请“挂号道契”。替华人商人办“挂号道契”是高易律师事务所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颠地在高易离开的片刻，拿起高易起草的“风险”清单，重新审视一遍。清单并不长，四行而已，却囊括了宝顺洋行可能面临的一切处境。律师真高明，把风险评估和战场胜败切割开来，这样做的最大优点就是颠地可以使用自己的长处，熟悉的商务经验，来做情况判断，而不必依赖真假莫辩，珊珊迟到的军事消息。对付熟悉的魔鬼，比对付陌生的魔鬼要容易得多。

颠地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那个代表风险最高值的“100”上。”破产？”颠地喃喃自语。

“大班，我们继续，”高易回到会议室。“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您做的一切是否足够对付这些风险。对于第一，二，三种情况，您向沃伦格尼银行的融资，足以使宝顺洋行度过难关，尽管我知道沦为二等或三等洋行，不是您乐见的选项。对于第四种情况，我觉得您所做的显得有些单薄。”

“乔治，您的意思是我做得不够？”

”恕我直言，您什麼。。。都没有做。“高易缓慢而审慎地说出口。

”为什么，我漏做了什麼？”颠地恳切地问。

”莎士比亚说过，真相总会升起在人们眼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压住它也是枉然。当第四种情况发生时，宝顺应做的不是继续融资，用泥土压住真相，借新债还旧债，最后被债务压垮，在清产核资支付债务时，把全部资产统统赔掉还不够。对付第四种情况，宝顺应该做的是如何隐蔽实力，躲过清产核资的魔爪，当命运之神再次关照时，东山再起。

而这件事，您真的什麼都还没有做。”

”听起来，第四种情况发生时，破产是难免的？”颠地脸上的招牌笑容和酒窝消失了。

”破产有两种。一种是全军复没，一种是东山再起。大班，您选哪一种？”

律师真厉害：破产，一个躲都来不及的局面，却要宝顺洋行自己来挑选！

”我选择。。。东山再起，”颠地感觉到额头沁出的汗珠。

”所以，除了风险清单，我们另外需要一张如何东山再起的行动计划，”高易用鹅毛笔在另一张白纸上书写起来。“我建议的行动有三项：空壳，空名，空债。”

“喔？我很想听听，乔治。”

”这三项行动是根据东山再起最需要什麼，倒推出来的。东山再起最需要的是现金，优质资产，和客户信任。‘空壳‘，’空名‘，’空债‘就是专门为现金，优质资产，客户信任，一对一设计的。。。“

在颠地明亮的蓝眼睛全神贯注下，高易叙述了三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空壳“就是用宝顺洋行的资产作抵押，尽量贷足现金，然后把多余的现金全部存入颠地私人名下，如果宝顺洋行破产，债权人得到的不过是宝顺洋行负债累累的资产，好比是猴子抓到一颗空壳的大胡桃，如果宝顺洋行没有破产，颠地可以把私人名下的现金，悄悄搬回宝顺洋行，给洋行输血。

”空名“就是把宝顺洋行最优质的资产，廉价卖给颠地自己，或是信得过亲戚的话，过户给香港的堂兄约翰颠地。交易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可以保密。如果宝顺洋行破产，最优质的资产还在自己手里，颠地失去的仅仅是宝顺洋行的空名而已。

”空债“就是使宝顺洋行最重要的客户不受到破产的影响。宝顺必须在破产之前还清对这些最重要客户的债务，使他们在宝顺破产的那一天领略到宝顺对他们的特别照顾。这样一来，宝顺虽然破产，在最重要的客户心里，信誉并没有破产。等到东山再起的那一

天，那些客户，还是会乐意回来同颠地做生意。

高易边说边写，写完后将“东山再起”的行动计划交给颠地。

“以大班您在宝顺洋行的地位，和贵家族对宝顺洋行的控制，要实现这些行动并不困难。但是，要使这些行动真正成功，还有一件关键的事情必须做到。而这件关键的事情是我无法替您出主意的。”

“什么事情？”

”保密，绝对的保密。“

”我会的。“

”如果，您在采取上述三项行动时，风声稍有走露，那么这三项行动的本身就会引发宝顺破产。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由您亲手办理，不要假借任何助手。对此，我的警告，再言重，也不过分。“高易用一种希望对方不要怀疑自己的目光看着颠地。

高易之所以要这样警告颠地，是有针对性的。在为洋人买卖土地永租权的业务里，高易曾为宝顺洋行一位葡萄牙籍的高级职员办过几次交易，知道该位高级职员对宝顺洋行拥有的地产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但是，出于保护顾客的职业道德，高易不能把事情向颠地明说。羡慕东家的资产不是罪过，但是这份羡慕，在关键时刻，可能（仅仅是可能）会使这个人东家心怀二意。

颠地对高易的警告很在意。不过，他更在意的是宝顺破产的前景。作为宝顺洋行的大班，他对洋行有着父亲对儿子般的感情。东番汇理银行的里德律师，尽管是把宝顺拖入这件投资案的祸首，但是始终没有把事态向宝顺破产的方向挑明，这就像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医生，没能力对症下药，但是却使病人家属保持希望。高易律师刚好相反，在准确地对症下药的同时，要求病人家属为后事做好准备。这件糟糕的棉花期货投资案，究竟是灾难的起点，还是可以绕得过去的障碍？成立了几十年的宝顺洋行，无论东山再起的计划多么周全，一朝破产，可不像扔掉一双旧袜子那么轻松呀！

”乔治，您觉得宝顺能免于破产吗？”颠地将高易给他纸片放进口袋。

”希望如此。”

”仅仅是希望？”

”大班，您可能只有6个礼拜的时间。”

颠地平时看人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和酒窝，使人们很难判定他的目光有几分认真。但是，这个时候颠地看高易的目光，毫无疑问，是在搜索，是要对高易的内心，明察秋毫。这个律师，对宝顺洋行的存在或破产，没有丝毫利害关系，他的判断应该是客观的，他的评估虽然严厉，但始终具有前瞻性，只是有点过于悲观。座落在黄浦滩路14号的那栋漂亮的建筑物上的颠地洋行行旗真的要降下来了吗？和仪和，沙逊，旗昌等一流洋行平起平坐的宝顺洋行真的要消失了吗？

”大班，这6个礼拜的时间我是这么计算的。如果大班您现在立刻回到丽如银行，发出撤资解散财团的指令，这项指令最快要由下一班邮船在2个礼拜后带到香港。根据合同，您的撤资指令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所以您必须再等待4个礼拜。而棉花期货的价格在总共6个礼拜里可能会经历我们列举的四种可能，其中第四种可能就是需要用东山再起的计划来对付的局面。”

”我不下令撤资呢？”

”那么6个礼拜以后，可能会出现第4种局面，将每一天伴随着您，直至美国内战结束的那一天。”

高易的解释，用”局面“代替”破产“的措辞，稍稍抚平颠地的情绪。高易的6个礼拜的计算没有错，但那是最坏的可能。做生意就是赌博，赌博就不能光计算损失。对于高易建议的东山再起的计划，必须以迫在眉睫的心态，立即进行。这样，纵使发生最坏的局面，他，亨利颠地也不至于全军复没，从此在家族里抬不起头。可是，东山再起的行动里牵涉到太多项目，需要帮手来完成，而在洋行内部找帮手，确实有泄密的可能。

“乔治，我想聘请你为宝顺洋行在上海的首席法律顾问，全权负责转移财产有关的一切法律事项。”

”谢谢大班美意。不过，半年以内，我可能帮不上什麼忙。“

”这又是为什麼？“

”是这样的，我和艾玛嘉典小姐计划下个月经香港回英国结婚。“

DRAFT